

镜像之辨与身份虚无

——对《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》中查理主体建构的精神分析考察

白冬建

吕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

摘要：以拉康镜像理论为框架重读《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》，查理·高登的命运浮沉便不再仅仅是“智力升降”的生理性叙事，而是一场关于主体如何在外部镜像中迷失、误认、异化乃至最终挣脱的精神实验。本文追踪查理从术前对“被喜爱”的本能渴求，到术后对“天才身份”的执念式建构，再到智力衰退后身份瓦解、自我觉醒的完整轨迹，论证其主体建构始终被三重他者力量所围困：家庭的初始规训、科学实验的工具化塑造、现代社会的功利性凝视。三者共同编织成密不透风的镜像牢笼，让查理穷尽一生追逐的“自我”，不过是他人眼中倒影的幻象。查理的悲剧因此超越个体命运，揭示了人类主体建构与生俱来的异化本质，以及对当代“成就崇拜”“智力至上”等价值幻象的尖锐批判。

关键词：镜像理论；《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》；查理·高登；主体认同；他者凝视

DOI：10.65976/3080-0374.2026.08.013

《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》这本小说，用的是第一人称“进步报告”的形式，看起来是个挺简单的科幻设定，但里面装的全是些不好回答的问题：人该怎么认识自己？情感和陪伴到底有多重要？活着到底图个啥？凯斯的厉害之处在于，他把每个人可能都会碰到的生存困境推到了极端：我们到底是谁？我们的价值靠什么来决定？如果那些用来定义自己的东西突然没了，我们还剩下什么？

目前研究这本书的人，大致分三条路径在走。有人从存在主义角度出发，盯着查理从糊涂到清醒这一路的生命体验；有人从科技伦理入手，批评实验过程中把人当工具用；还有人从社会批判视角出发，关注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。但这些讨论大多是从外面看，很少深入查理自我认同内部的变化——他的身份是怎么形成的，为什么那么脆弱，又为什么能在崩塌之后反而得到解脱。这些地方，缺少一个精神分析层面的系统考察。

雅克·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，正好能帮我们走进查理的精神世界。拉康把那个传统上以为“自我”是统一自主的说法给推翻了，他认为主体的形成是从对外部镜像的误认开始的，并且一辈子都躲不开别人目光的规训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查理智力上的起起落落，其实是一场完整的“主体建构—崩塌—觉醒”的精神实验。本文旨在借着这个理论，穿透《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》的科幻外壳，把查理身份虚无的内在逻辑一点点剖开。

一、理论溯源：镜像阶段与主体的误认性建构

拉康对“自我”的重新定义，始于对传统主体观的拆解。在他看来，主体的诞生发生在一个具体的视觉场景中，即婴儿在镜前认出自己影像的那一刻。这通常发生在生命最初的半年到一年半之间，彼时婴儿的神经系统尚未成熟，肢体动作凌乱、内部体验零碎，处于“碎片化身体”的混沌状态。而镜中那个完整连贯的影像，与婴儿的实际经验形成巨大反差，催生了第一次自我认同：他将外部虚幻的镜像抓取过来，当作“自己”。拉康指出其中的根本悖论：主体从诞生之初就建立在误认之上，镜中影像不是真实的自己，而是一个理想化的虚构。主体通过认同这个虚构获得了统一性的幻觉，却也从此被他者的形象所俘虏。

镜像阶段所塑造的“理想自我”，成为个体终其一生试图靠近却永远无法抵达的欲望靶心。随着个体进入社会网络，这个初始镜像不断被新的他者叠加重塑：家庭期待、社会规范、文化理想，都在不断抛出“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”的指令。个体在这种他者凝视中不断审视、裁剪、修正自己，试图贴近那个理想化形象，以此换取存在的安全感。然而，个体越是迎合他者的目光，就越是远离真实的欲望；越是执着于理想镜像，就越深刻地陷入异化。拉康式的“自我”从来不是自主选择的结果，而是一场与外部影像的持续博弈。

二、查理的镜像人生：从误认走向异化的三部曲

手术前，查理的智商测出来只有 68，按标准算是

典型的智力障碍。从拉康的角度看，他这时候就像还没过镜像阶段的小婴儿，整个人是碎片的、散的。查看他的“进步报告”，错字连篇，语法乱七八糟，连一句完整流畅的话都写不出来。他没有一个清晰的“我自己是谁”的概念，身体和心理都还挂在别人身上，没法自己站住。

不过查理也不是完全没有想找自我的冲动。他心里一直憋着一个念头：“我要变聪明，让大家喜欢我。”但这个念头不是从他心里长出来的，而是周围人一点一点灌进去的。在面包店里，在家里，所有人都拿一种特别的目光看着他——同事们拿他寻开心，他还傻乎乎地以为人家在跟他玩；家里人的眼神也复杂得很。查理分不清什么是善意什么是恶意，他只知道有人在看他，于是他就把“被注意”当成了“被喜欢”，把“没人欺负我”当成了“我有价值”。

为了达到那个“被人喜欢”的样子，他开始学身边的人说话和做事，报名上识字班，觉得变聪明是唯一能被大家接受的路。可他越是照着这个镜子使劲，就越把自己绑死在别人的反应上——他的全部价值全看别人怎么对他。这个阶段的查理虽然活得糊里糊涂，但已经给自己埋下了后面的祸根：他早就习惯了从别人的眼光里找自己是谁。

手术伤口还没好利索呢，查理的世界就开始变样了。以前看什么都模模糊糊，现在一下子清楚得吓人。智力手术带给他的不只是脑子变快，更是一场剧烈的身份地震。面包店里那些以前觉得“很友善”的笑声，现在一听，全是嘲笑；家里那些以前觉得是“关心”的举动，现在看穿了，背后全是嫌弃。这种清醒逼着他赶紧扔掉手术前那个“被人喜欢”的初级镜像，转而给自己找另一个身份：天才。

天才，从前想都不敢想的标签，现在成了查理唯一能抓住的价值点。他疯了似的看书、做研究、写论文，恨不得用智商碾压所有人来证明自己 and 过去彻底划清界限。他的“进步报告”也完全变了样：错别字没了，句子变得又长又绕，术语一个接一个。这与其说是智力提高的自然结果，不如说他是刻意表演——用天才的说话方式来确认“我现在是天才了”。

阿尔吉依那只老鼠，在这个阶段成了查理怎么也躲不开的镜像替身。它和查理一样，都做了实验，都成了超高智力的样本。查理在阿尔吉依身上看到的，不只是实验成功的证据，更是一个命运警告：他们俩都在被人观察、被人记录、被定义成“成果”，所有的价值就系在智商高低上。当他开始死死盯着阿尔吉依每一个不对劲的举动时，他其实是在看自己未来的

下场。

阿尔吉依开始不对劲了，这就像是投在查理路上的一道阴影。衰退说来就来：记忆一点点褪色，学术概念模糊了，报告里又开始冒出错别字。周围人态度也跟着翻脸，追捧变成了冷淡，甚至毫不遮掩的嫌弃。

可恰恰是这场彻彻底底的“失去”里，查理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清醒。天才的光环被抽走了，不用再扮演那个完美的“理想自我”了，他反倒觉得一下子轻松了。他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：手术前，他是别人怜悯的可怜虫；巅峰期，他是别人追捧的活样本；现在智力掉回去了，他又成了别人嫌弃的累赘。别人的眼光换来换去，他自己的那个“自我”呢？始终是模糊的、挂在别人身上的。

有意思的是，智力越退步，查理的“进步报告”反而变得不那么“正确”了——错别字又回来了，句子也变得简单。但这些笨拙的话里，没有了讨好别人的表演，没有了证明自己的焦虑，反而透出一股难得的真实。他开始直接说“害怕”“孤独”“想有人陪”，而不是堆砌一堆学术术语来证明自己配得上“天才”这个称号。

查理为阿尔吉依献上花束的场景，因此有了多重意味：既是对一个与自己命运重叠的生命的哀悼，阿尔吉依和他一样，都是被实验、被观察、被定义为“成果”的存在，也是对那个曾经执着于“天才镜像”的自己的告别。故事的结局里，查理重新回到智力低下的状态，但这一次，他不再像术前那样懵懂地追逐“被喜爱”的幻象。他终于在镜像破碎之后，触碰到了一点真实的自我。

三、异化的根源：家庭、科学与社会的三重共谋

查理是如何一步步走入这个困局的？有三股力量交织在一起，将他推向那个不断追逐却永远无法抵达的“理想自我”。

（一）家庭：镜像异化的最初场域

查理对“被喜爱”的执念来源于其家庭。母亲罗丝无法接受儿子智力缺陷的事实，不是出于对查理本身的担忧，而是因为“有一个智力低下的孩子”让她无法面对社会的眼光。于是她对“正常”的渴求强加给查理，逼他变成“和别人一样”。罗丝的每一次训斥，都在传递同一个信息：你只有变聪明，才值得被爱。而父亲的缺席，则让这个家庭场域更加失衡。查理在家庭中感受不到无条件的接纳，他得到的爱总是带着条件，“如果你能做到……，我就……”这种初始的人际模式，成为他一生的情感底色。

(二) 科学实验：“天才镜像”的暴力建构者

如果说家庭为查理埋下了“必须变聪明”的种子，科学实验则是将这粒种子催生为参天大树、最终又将其连根拔起的力量。从实验者的角度看，查理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“人”，他是样本、案例、科研成果的载体。实验的各个环节都围绕着“技术是否成功”展开，没有人问过查理：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

尼姆教授等人对查理的关心，始终停留在数据和指标上：智商分数、学习速度、研究成果。查理心里怎么想的、情感上怎么挣扎的，全被他们当成跟“科学目标”没关系的干扰项。阿尔吉依就是最好的证明——实验者可以给它做手术、记数据，却从来没把它当作一个有感受的生命体。同样的命运落到查理头上，实验者也不过是耸耸肩。这种冷漠，把科学实验背后的人性空洞暴露得干干净净。

(三) 社会目光：功利主义评价体系的扭曲

查理在社会上遇到的东西，说白了就是用“正常”当幌子的排斥机制。社会喜欢用一把尺子量所有人：智商高的就该被尊重，成就大的就该被追捧。反过来，那些智力低、没什么成就的人，就被归到“不值得在意”的人群里。

查理的一辈子就是这套评价体系的缩影。手术前，他智力低，被人当笑话；手术后，他智力超群，成了明星；衰退后，他又跌回底层，之前围着他转的人全散了。社会对他的态度永远跟着智商高低走，从来没人真正关心过查理这个人本身——他的孤独、他的害怕、他对爱和陪伴的渴望。查理被迫拿智力换尊严，等智力没了，尊严也跟着蒸发了。

家庭、科学、社会这三股力量搅在一起，互相推着走。家庭给他种下了最初的信念，科学实验把这信念推到极端，社会的功利评价体系再给这套逻辑贴上“天然合理”的标签。查理一直没法回答“这些东西被抽走之后，你到底是谁”这个问题，直到它们真被抽走的那一天。

四、结语

把拉康的镜像理论套到《献给阿尔吉依的花束》这本书上，查理·高登的命运就看出另一层味道了。这小说表面上是讲一个智力有障碍的人做了手术变聪明、后来又退回去的科幻悲剧，但骨子里画的是现代人的一幅精神图景：我们全是在别人的目光里搭建自己的，等那个镜像碎了，还得硬着头皮面对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。查理这一辈子，从一开始傻乎乎盼着“别人能喜欢我就行”，到后来疯了一样迷上“我要当天才”，再到智商掉回去、镜像垮了、真实的感受反倒冒出来了——他用自己的整整一条命，把拉康那句“自我就是他者”给演活了。

家庭、科学、社会这三股力量不断向他抛出“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”的镜像指令，让他将外部标准内化为自我评判，终其一生为迎合他者而活。但也正是在镜像彻底破碎之后，查理才第一次真正面对那个没有光环、不被定义、不依附于任何标签的自己。他最后选择为阿尔吉依献上花束，那既是对一个同样被实验、被镜像所困的生命的哀悼，也是对自己过往所有虚幻认同的告别。

查理的故事不仅是一个人的悲剧，更是一则关于现代生存状态的寓言。在一个以智力、成就为刻度丈量人的价值的时代，无数人正经历着与查理相似的困境：为了符合某种被推崇的镜像而不断自我改造，却在追逐中渐渐丢失了那个最原初的、不依赖于任何评判的“自己”。或许这部作品留给读者最深的叩问正在于此，当所有外部的镜像被抽走之后，我们是否还能认出那个站在镜子面前、没有任何包装的人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丹尼尔·凯斯. 献给阿尔吉依的花束 [M]. 陈澄和, 译. 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5.
- [2] 拉康. 拉康选集 [M]. 褚孝泉, 译. 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01.
- [3] 黄作. 不思之说——拉康主体理论研究 [M]. 北京: 人民出版社, 2005.